

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修订版)



周晓沛 / 主编



东洲传播出版社

我们和你们

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修订版)



周晓沛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 周晓沛主编.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85-3448-0

I . ①中… II . ①周… III . ①中俄关系 - 友好往来 - 通俗读物
IV . ① D822.25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4729 号

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出 版 人: 荆孝敏
统 筹: 付 平

主 编: 周晓沛
责任编辑: 高 磊
装帧设计: 北京翰墨坊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7 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010 - 82000227
网 址: www.cicc.org.cn
承 印: 北京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薪火相傳
世代友好

戴秉國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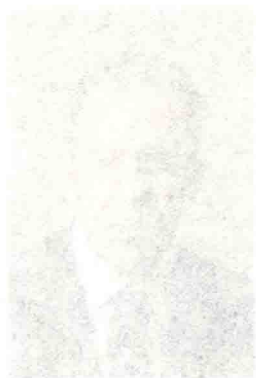
序一

今年是中俄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20 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5 周年。多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顺利发展，成果丰硕，为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安全、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已成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典范。



中俄关系迎来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离不开两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一书通过亲历者的描述，生动再现了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本书的老中青三代作者，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均为亲身参与中俄友好合作事业感到高兴和自豪，对对方国家充满善意与友好，感人至深。这些文章从小处着笔，从大处着眼，处处体现出两国民众之间的深厚情谊，激励我们更加积极地致力于中俄友好合作。

本书再版，增加了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中国前国务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戴秉国同志，以及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等俄罗斯老朋友的文章。他们作为“中俄关系的百科全书”，讲述的故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体现了对我们保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高水平长期稳定发展的殷切期待。



希望中俄两国的广大读者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们能从本书中深切体会到中俄世代友好的珍贵，肩负起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携手努力，共同创造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2016年5月10日

序二

亲爱的朋友们：

我向诸位推荐的修订版《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一书，是杰出的俄罗斯和中国外交家、国务和社会活动家、学者共同工作的结晶，他们为推动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书中展现的材料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丰富真实的实例，还有历史进程直接参与者的述评。读者能从“第一手”材料中了解到两国关系史中的许多重要事件。

本书在 2016 年再版，正值两国庆祝《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5 周年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20 周年之际，其象征意义尤为显著。

今天，我们两国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阶段，这种关系实际上是 21 世纪国家间相互协作的典范。我们两国在各个不同领域——从贸易、能源到文化教育——的合作真可谓硕果累累。在关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坚持一致或十分相近的立场。这一点，是俄中对话全面性的真实写照。

我确信，无论是国际问题专家，还是广大读者，都会渴望得到这一著作。



С. ЛАВРОВ

谢·拉夫罗夫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2016 年 6 月 6 日



目录

序 / 王毅4

序 / 谢·拉夫罗夫6

从“冷板凳”到战略对话 / 戴秉国2

“少小离家老大回” / 安·伊·杰尼索夫18

我的中国缘 / 谢·列·齐赫文斯基21

真诚的友谊绝不会过时 / 张震32

相伴中国 60 年 / 加·库里科娃46

难忘的留苏岁月 / 朱祥忠60

冷战时期的一次界河航运谈判 / 刘述卿71

中俄领事官员边境联合考察记 / 张宏喜75

我与俄罗斯人的情缘 / 鲁培新86

谢谢你，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 杨勛99

我的中国生涯 / 顾达寿108

我所知道的苏联 / 俄罗斯政要 / 李景贤122

中苏关系回暖的第一只春燕 / 潘占林144

乌兰诺娃的中国情结 / 梁沈修151

我的苏联编外导师 / 贺国安159

对俄罗斯两位“艺术皇后”的采访及启示 / 王宪举
.....168

海的女儿——玛丽娜 / 朴扬帆182



记忆
篇



人物
篇



印象 篇

《莫斯科—北京》，我的中国 / 阿·叶·卢基扬诺夫
.....190

友情逾越半世纪 / 俞邃200

我的俄罗斯情结 / 傅全章210

我的俄语半生缘 / 盛世良220

我与俄罗斯的几个故事 / 于振起234

那些苏联人呀，真是让人…… / 吴虹滨253

怀念远方的俄罗斯朋友 / 潘占林261

青铜骑士 / 程可凡265

中俄外交官情谊历久弥新 / 周晓沛270

修订版后记 / 周晓沛286



记忆 篇

戴秉国 / 从“冷板凳”到战略对话
安·伊·杰尼索夫 / “少小离家老大回”

谢·列·齐赫文斯基 / 我的中国缘

张震 / 真诚的友谊绝不会过时

加·库里科娃 / 相伴中国 60 年

朱祥忠 / 难忘的留苏岁月

刘述卿 / 冷战时期的一次界河航运谈判

张宏喜 / 中俄领事官员边境联合考察记

鲁培新 / 我与俄罗斯人的情缘

杨劭 / 谢谢你，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从“冷板凳”到战略对话

戴秉国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国前国务委员）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我就出生在“万重山”中的贵州一个小山村里普通的农耕人家。1959年，我走出了大山，考入四川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然后进入外交学院研究生班，1966年分配到外交部苏欧司工作。

我从科员做起，一直到处长、司长。从驻匈牙利大使岗位上卸任回国后，我担任主管俄罗斯及东欧地区事务的部长助理、副部长，直到奉调去了中联部，后又回外交部。我这一辈子与俄罗斯“有缘”，亲身经历和感受到了两国关系的阴晴冷暖、起伏变化。可以说，我的外交生涯是从冰冷的中苏关系开始，最后以火热的中俄关系结束。

俄语干部甘坐“冷板凳”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组织上决定派我到驻苏联使馆工作。当时，中苏两国剑拔弩张，似乎走到了战争的边缘。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觉得这一去前途莫测，说不准中苏真会打起来，我会被扣为人质。赴任前，我专门把父亲从贵州老家接到北京来住了几天。我对父亲说，此去恐怕凶多吉少。父亲深明大义，没在我面前表露出丝毫担心，或许是怕给我增添心理负担。不过，我确实是带着某种悲壮的心情，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行程。

不料，到苏联后，我发现当地的情况和在國內的感受完全

戴秉国 1972 年在莫斯科列宁山留影。



不同，根本看不出要和中国打仗的迹象。尽管如此，中苏关系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国大使馆门前的“友谊路”被用栏杆阻断，禁止通行。驻莫斯科的许多同事认为，应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说明苏联不像要和中国打仗的样子，但也有同志不赞成，批评这是“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有问题”。

1969 年 9 月 1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了会晤。两国总理一致同意，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还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恢复双边贸易。两国总理机场会谈把可能走向战争的中苏关系及时拉了回来。

驻苏联使馆当时有 30 多人，大多是光棍或单身。外面的环境是不好的，但内部大家相处和睦。我们懂外语的要经常到外面去同苏联老百姓接触，了解民情民意。每次出去，都有苏方便衣安全人员“陪同”，他们中不少人同我们彼此都熟悉了，如果我们迷路了，他们还给带路。为了工作方便，我学会了开车，但一次学车过程中本该踩刹车却踩到油门上去了，汽车顷

刻间撞断路边的大树，然后才停了下来。这件事成了使馆学车人的笑谈。

在任期间，我曾回国休假一次。记得当火车穿过国门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为回到了祖国啊！接着，列车员送来了一碗美味的三鲜面，那场景实在令人难忘。1973年任满回国后，我先到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其间，我还开过手扶拖拉机，有一回把拖拉机开翻了，幸亏我及时跳了下来，才幸免于难。在干校，我还平生第一次提刀杀了一头猪。

劳动一年多后，我回到苏欧司。当时，中美关系已开始解冻，中苏关系仍然僵冷，苏欧司的俄语干部都在坐“冷板凳”，有人劝我到国际司去。那时，新中国已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司很热门。我说，还是不去，半路出家不管到哪儿都得重来，还是干脆把冷板凳坐到底吧！

苏欧司的同志们都没有荒废光阴。在坐“冷板凳”期间，大家都没偷懒，还静下心来整理了一批材料。我们编纂了中苏关系档案资料，仔细梳理中苏关系中的一些大事，从1949年2月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到西柏坡见毛主席编起，包括刘少奇访苏、毛主席访苏、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朝鲜战争、苏联归还旅顺、长波电台等一系列重要事件。我现在还留存了一份由苏联处的好几位同事工工整整手抄而成的50至80年代中苏关系大事记。我们整理出一整套资料上呈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这些史料很珍贵，对我日后开展对俄罗斯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很多启示。

初次牵头处理敏感外交难题

1985年我任苏欧司副司长时，中国和苏联的形势都有新

变化。这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为重建、改造）和“新思维”（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主张改善对华关系。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的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

小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新动向。同年3月，中方派李鹏副总理赴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陪同前往。吊唁期间，中方不再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李鹏对戈尔巴乔夫说，中苏两个伟大邻邦、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十分重要，祝愿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戈尔巴乔夫则表示，苏中关系改善不能局限在经济领域，要谈政治，要提高对话级别。通过面对面接触，双方都感觉到了对方改善关系的愿望。

1985年10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邓小平通过他向戈尔巴乔夫传话：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的话，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同齐奥塞斯库谈话后，小平同志对陪见的同志说：“今天，我打出了一副大牌。”邓小平为改善中苏关系释放的试探信号很快获得苏联方面的积极回应。戈尔巴乔夫主动提出会见路过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说他收到了齐奥塞斯库转达的信息，苏方提议举行双边高级会晤和恢复两党关系。

恰在此时，发生了苏联客机遭劫持被迫降落我国的事件。1985年12月19日，苏联雅库茨克航空公司一架安-24民航客机被副机长阿里穆拉多夫劫持，迫降在我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一片庄稼地里。这件事一开始由公安部牵头处理。19日子夜时分，接到部里电话，要我立即牵头去处理这件事。我马上

起床，径直赶往机场，坐上专机出发。那是我第一次坐专机，是一架军用飞机，机舱内连个凳子都没有。跟我一起去的有公安部和民航局的同志。据说，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陈云同志。

我们先飞到哈尔滨，又马上坐直升机到齐齐哈尔，再坐汽车到甘南县的一个农场。劫持飞机的阿里穆拉多夫好像来自中亚的一个少数民族，他驾机飞到甘南上空时没油了，迫降到田地里。时值严冬，奇冷无比。苏联驻华使馆领事部主任也去了，我们经常打交道，彼此很熟悉。飞机上的人一开始不愿下来，说没有接到莫斯科的命令不能下机。我的首要任务是把这些人的请出机舱，否则天黑后他们可能被冻坏，但怎么劝也劝不动。后来，我们告诉那位领事部主任，说莫斯科有指令，要机上乘客立即下机。他不信，说没接到莫斯科的指令。我把他单独叫到一边，十分严肃地对他讲：“天快黑了，你这么多同胞，如果有人冻死，你要负责的。”他犹豫半天说：“老戴啊，凭着咱们多年的了解和友谊，这次我听你的。”

有苏联领事出面说服，机上的人员很快下来了。我们赶紧用汽车把他们拉到齐齐哈尔，安置到宾馆，安排好吃住。当晚，我们一夜没睡。那时通信手段相当落后，跟北京联络非常困难。我们要求黑龙江省政府立即调直升机把苏联人运到哈尔滨，让苏方第二天就把他们接走。黑龙江省一位负责同志说做不到。虽然我级别比他低很多，但毕竟是中央派来的，就很不客气地说：“对不起，这是中央的命令，能做到要做，做不到也得想法做。”最后，他们还是做到了。一到哈尔滨，我们马上给苏联人开招待会，还给每人发了一套羽绒服和一个中国制造的液压暖水瓶。这些东西现在不起眼了，但在当时还都是很值钱的宝贝，所以苏联人非常高兴。随后，苏方派专机把他们接走。后来，中国司法部门也对劫机犯判了刑，

体现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中方在中苏关系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以一种热情友好的方式来妥善处理劫机事件，使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平安返回苏联，而且被劫持的飞机也归还了，这对苏方产生了触动。这个事件为缓和中苏关系的紧张气氛提供了契机。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线牵头处理重大敏感的外交难题，受益匪浅。这期间，我48小时没睡觉，同北京的联络也不畅通，这对自身体力和能力都是考验。

见证中苏高级会晤全过程

1982年10月，就消除“三大障碍”、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第一轮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在最初的几轮磋商中，双方的立场分歧颇大，未能取得实际成果。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着重谈中苏关系，第一次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松动。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表达了中方意见，主要内容是：首先，表示谨慎的欢迎；其次，强调苏方迈出的步子还不够大，离消除中苏关系障碍的距离还比较远，特别是回避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中方不满意；第三，提出了两国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中方表态恰如其分，把戈尔巴乔夫踢过来的球又踢了回去，各方反映较好。

1986年9月，中苏两国外长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恢复副外长级的中苏边界谈判达成协议。我参加了这次会晤。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美国，那时中苏两国外长还不能互访，只能在联合国这种多边场合会晤。

1988年6月，第十二轮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莫斯科举行。经过十二轮谈判，解决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的大部分问题。这一机制已完成其使命，双方同意进行专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副外长级磋商，以清除两国关系中的最后障碍。8月，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举行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磋商，取得了一些进展。经过几轮试探摸底之后，双方就改善关系的目标和切入点基本达成共识。中苏关系正常化随后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1988年12月，钱其琛外长访问莫斯科，为中苏首脑会晤作准备。这是时隔30多年后中国外长首次访问苏联，是中苏关系的破冰之旅。我和李肇星同志作为陪同人员参与了这次访问。两国外长会谈时，双方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钱其琛时，主动表示希望到北京访问。钱外长则当面转达了中方希望邀请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访华的意愿。双方同意将峰会时间定在1989年的上半年。

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这是对钱其琛访苏的回访，目的是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作准备。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前的一次重要访问，很有戏剧性。双方在北京已经谈妥，要把越南应从柬埔寨撤军这一立场写入联合声明。谢瓦尔德纳泽来华当天即转飞上海，准备次日会见邓小平。但当天夜里，苏联人突然变卦，原先谈好的问题不承认了。那时已经是夜里两三点钟了，我跟田曾佩副外长都没睡觉，哪睡得着啊？！我们商定等快天亮时报告钱其琛外长，争取把苏联人的立场扭回来。

早上五六点钟，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把钱外长叫起来。钱外长一听汇报，惊得嗓音都变了。越南撤军是中苏高级会晤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现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事基本要定下来